

浅析多丽丝·莱辛《天黑前的夏天》

——女性在自我认识之路上的一次徘徊

李娜

(西昌学院 中文系,四川 西昌 615022)

【摘要】本文试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分析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英国女性作家多丽丝·莱辛在人进中年后的作品《天黑前的夏天》,分析以莱辛为代表的部分女性在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中的思想倾向。

【关键词】女性主义;反思;“回家”

【中图分类号】I561.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0)02-0041-02

20世纪60年代是人类思想发生剧烈震动时期,而女性主义思想也在经历了1840年到1925年的第一波以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运动之后,进入到了以批判性别主义、性别歧视和男性权力的女性主义的第二次浪潮。60年代女性运动在已经拥有了诸如选举权、工作权和受教育这些基础权利后,当时女性普遍要求进一步消除两性差别。“当时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女人应当克服自己的女性气质,努力发展男性气质,其中也包括攻击性和独立性,她不赞成母性是与之俱来的。”^{[1]p26}波伏娃的:一个女人并非生下来就是女人,而是变成女人的;及个人问题就是政治问题(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成了代表性的观点。在破除茧缚愿望速成的当时,女性运动者们从一个极端走上了另一个极端。诸如她们宣称女人不需要男人,就如同一条鱼不需要一辆自行车一样。她们为一头羊加冕以此来讽刺被选中的美国小姐,并设置了自由垃圾筒,把乳罩、腹带、紧身裤、假睫毛一类的东西扔进垃圾筒,甚至有轰动一时的“烧乳罩”事件。总之,一切的核心就是反对男性脑子中的女性形象。

而这一切在莱辛眼中显得过犹不及,在经历了40年的两性之争之后,莱辛经过对现代女性的观察,已经不再相信60年代的革命,这个40年来被尊为女权偶像的英国文坛的老祖母,认为“60年代转错了方向”,“我不喜欢60年代”,“不喜欢女性那时的所说所为,比如像她们吹嘘和多少男人睡过觉”,“60年代的女权运动,光在讨论和把她们结成团体上,就消耗太多精力。”她将妇女解放归功于技术而非女权主义。她认为避孕药和省时省设备比如洗碗机,作用要比意识形态更大。莱辛非常谨慎地否认她曾视自己为女性主义者。

于是在1973年她54岁知天命的时候,她出版

了《天黑前的夏天》用这本被《纽约时报》誉为《百年孤独》之后最好的小说,告诉所有的人女人更应该怎样生活。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叫凯特·布朗的45岁的中年妇女,她过着标准的让人嫉妒的英国中产阶级生活。她和比她大7岁的精神科医生迈克尔·布朗已经结婚二十年了,婚后她就成了一个专职太太,他们有四个孩子最小的儿子蒂姆都已经19岁了。可是初夏的一个午后注定了凯特在夏天结束前会有一段不一样的生命体验,这天她一如往常在她标准的英国中产阶级豪宅的后园里,正为她的丈夫和访客艾伦·波斯特煮咖啡。由于停电她只能用传统的办法烧开水,在等水开的时间里凯特无意间想到了自己流光飞逝的四十年。她觉得“支撑她这一生的是一种隐形液体——他人的目光——可是现在这种液体已经被抽干了。”^{[2]p17}因为丈夫有自己的工作,孩子们也已经长大了有自己的生活了,她已经不再那么被需要了。她不被需要,那么她的需要呢?她大学一结束就忙着结婚,还来不及反应就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了,再一晃已是人进中年,自己的需要早已经被生活一点点地挤出去了。很多时下女人们认为应该经历的生活她没有得到过。好吧,同样作为女性,莱辛当然想满足凯特的愿望。于是在艾伦的建议下,在丈夫一再要求下,她成为国际食品组织的一名拿高薪的葡萄牙语翻译。所有凯特之前生活中错过的,比如:工作、恋爱,莱辛都一一让凯特重新体会,并且用这样的方式让凯特反思她现在的生活,并最终导致凯特向家庭的自觉回归——“回家”。

一 通过凯特去国际食品组织工作,莱辛反思的是女性和社会工作之间的关系

凯特眼中的工作环境是:那些为全世界食品安全操心的官员、那些来自不同地方的官员就像演

员,但是“演员能演绎出这种漫不经心流露出的威望,能表现出这份满满的自信吗?”,整个会场“屋里像个集市一样,或者像一场没完没了的热闹晚会”。^{[12]p25}她一天的工作就是打无数的电话,看看人员、地点、事情是否安排妥当,就这样她却拿着可以和有专业知识的丈夫可比的高薪,这让她觉得不可思议。而同样的那些做着让人羡慕的社会工作的女性,比如空姐,莱辛用凯特的嘴说道:“她们身穿花花绿绿的可爱服装,在检票台前走来走去。她们的义务就是替顾客引路和回答问询,说实话对这方面的工作她们毫不懈怠,但这并不是她们的分内之事。分内之事,说简单点儿,就是告诉大家,这家航空公司美女如云,你可以心安理得地饱餐秀色;性成了俯首可拾、简简单单、毫不神秘的东西——老天爷呀。”^{[12]p50}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莱辛对女性参与社会工作是没有正面评价的,工作环境混乱虚假,一切都是逢场作戏,从事的工作显得毫无意义。

显然凯特看到了自己和其它女人们毫无意义的工作,曾经以为是错过的工作已经不能再吸引她了。

二 同时莱辛也通过凯特的外遇反思了女性与婚姻和家庭的关系

在凯特困惑自己的人生价值的时候,她遇到了同样在找寻自我价值定位的32岁的杰弗里,他们一同到了西班牙旅行。可当他们在一起经历所谓“爱情”的时候,凯特却想到自己的家:“回顾四个孩子都还年少的日子,她发觉他们家最具代表性的家庭生活图景就是,她坐在桌子一边,温和臃肿,像块肥的鹅肝,身处可怕的压力之下,因为四个孩子整日吵吵闹闹,都觉得自己重要,她就像一个焦点、一个平衡点,孩子们要么都不听她的话,要么全凑在她跟前;她丈夫坐在桌子的另一边,显得宽容幽默——神情略显疲惫,但没有介入其中,没有真正为孩子们伤脑筋,因为他工作很辛苦,几乎没有心力

顾家,管教那四个孩子——魔头。”^{[12]p82}这个画面的描写下意识地展现了莱辛所理解的理想的家庭生活,那就是男主外女主内,女性的生活焦点应该在丈夫和孩子身上。当凯特结束旅行在酒店看到丈夫的信时莱辛写道:她“很想念丈夫,想念那份彼此知根知底的感觉,想念亲密无间的时光。如今,她觉得自己以前很不懂事,竟然会对他的婚外情耿耿于怀……”^{[12]p135}在女权运动波涛汹涌的当时,莱辛强调是家庭的温暖,强调女性生活的重心更应该是家庭,甚至是要求女性应当具有对男性拥有女性主义者所不耻的“非常的宽容”。

三 通过让凯特遇到少女莫林,强化曾经的家庭选择的正确性

当然读者会认为作者这样安排凯特,是基于凯特已青春不在的不得已。所以莱辛让凯特遇到少女莫林,让凯特看一下自己如果当时不结婚,可能会过的另一种生活。莫林生活混乱没有工作,住的房间昏暗,成天的爱好就是去淘换便宜的衣服,在一堆男人中游离,拒绝成长永远吃婴儿食品,还在困惑嫁与不嫁,到底要嫁给谁的问题。当看到莫林的生活时,凯特提起了行李箱,迫切地选择了回家,回到那所阳光洒满的住所。

小说中一共14次写了凯特的一个梦,一个关于海豹的梦。其实这就是凯特关于自己生命状态的一个隐喻(中年女人)。梦里她看见山上有一只因盲目寻找而被搁浅的海豹,满身伤痕只剩一息。在梦里凯特抱着它经历艰险终于回到大海,这其实就是凯特精神危机之旅的最终结果。小说也用“回家”二字作为整部小说的结尾,结束了一个女人天黑前的最后躁动。在疯狂地60年代后,这就是莱辛对所有女人说的话——回家。莱辛用她的小说认真地说了她为什么不喜欢充斥极端女权主义的60年代,同时谶语式地预见到了女性主义运动在经历了60、70年代的狂热后整个80年代以来必然的回潮。

注释及参考文献:

[1]李银河.女性主义[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2][英]多丽丝·莱辛.邱益鸿译.天黑前的夏天[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9.

[3][美]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M].宋素凤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

[4][美]苏珊·布朗米勒.女性特质[M].徐飏,朱萍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An Analysis of Doris Lessing's *The Summer before the Dark*

——One Female's Wander on the Road to Self-Understanding

LI Na

Currently, the key to improving the function of “Service the People” of rural grass-roots organization of CPC is to build some systems and mechanisms, that is, mechanism of close ties with the people, the mechanism of publicizing, the mechanism of service excitation and the mechanism of training talents.

Key words: Rural Grass-Roots Organization of CPC; Service; Function

(责任编辑:周锦鹤)

(上接42页)

(Chinese Department,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22)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zes Doris Lessing's work after her middleage, *The Summer before the Dark* in the way of detailed reading, who is a British female writer and the winner of 2007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It also talks about the thought tendency of Lessing on behalf of some women in the second feminism wave.

Key words: Feminism; Profound Consideration; “Going Home”

(责任编辑:张俊之)